

## 三彩风·文苑



## 日子节奏

□卫宣利

周日,带孩子去妹妹家玩。

妹妹家在农村,有个大园子,园子前面是茂密的核桃林,后面是鸽子场,门外是大片的郁金香,远处是青翠的菜地。园子里鸡鸣狗叫,鸟飞蝶舞,园子外青山隐隐、流水潺潺。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妹妹家是个时尚的家庭生态农庄。

我们到妹妹家的时候已近中午,妹妹和姐夫穿着工作服,在鸽子场里忙得满头大汗。妹妹招呼我们进屋,泡上茶,没说几句话,就又要去忙了。她说,还有好多活没干,鸽子的粪便还没有收拾,下午还有人来收鸽子……

她的忙碌我并不意外,上万只鸽子,要喂食、捡蛋、防疫,都是些很琐碎的活。除此之外,他们还是附近好几个村子养殖户的代理商,需要送饲料、做防疫、联系买卖。这些年,他们的生意规模一直在扩大,从几百只鸽子的家庭养殖,到上万只鸽子的养殖,再到饲料、防疫一体化——忙碌一直是他们夫妻俩的正常状态。

吃午饭时,姐夫说他们打算再贷几十万元,把旁边的地买下来,把鸽子场的规模再扩大一些。妹妹说还想再买辆大车,自己运送鸽子,减少中间环节,把利润扩大化……

他们的眼睛被梦想的火焰照得光彩熠熠,两个人都热情洋溢、干劲十足……可是,似乎有哪里不对。

我问:你们从早忙到晚,有休息的时间吗?

妹妹苦笑,说:从早上5点起床,到晚上12点睡觉,他们从来没有午休过,几乎每天都是忙得马不停蹄,晚上想上网看看新闻,可一分钟不到就睡着了。

我很想再问问:你们留意过门前的月季花有几种颜色吗?你们听得见蟋蟀的叫声吗?你们有没有仰望夜空看看星星?……

我忍着没问。我知道她一定会说,忙死了,哪有这么多闲情逸致?

他们守着一个美丽的农庄,却因为忙碌从不曾多看一眼。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得密不透风,就像一篇没有标点、一口气读下来,让人只觉得胸闷气短、呼吸不畅。而生活,应该像一篇不疾不徐的随笔,除了精美的文字,还需要停顿的逗号、发呆的省略号、惊喜的叹号、未知的问号……这样,日子才舒缓有致,有属于它的节奏。

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明白,幸福的生活仅有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段悠闲的时光,品茶、听音乐、读书、旅行,或者只是停下来发呆。



姹紫花 龙不吟 摄

2014王城公园  
金秋菊展有奖摄影  
王城公园协办  
电话:63923119

## 汉函谷关风雨

□菊心 2012

游汉函谷关时,无风,也无雨。

青山、绿水、修竹、木桥,古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始。

走过涧河桥,直达山脚下,那些山岩就在眼前:它们更像记载历史的活化石,或是汉代的,或是其他时代的生态痕迹,都以岩石的方式留存下来。时光流转,山河变迁,一些东西以一种姿态离我们远去,然后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山脚下,赫然是一条路。那条路上,车轮轧出的痕迹清晰可见,人们长年累月地走过这里,他们带走一些东西,又带回一些东西。正是这些走动,推动一个民族向前!

车辘辘,马萧萧,沿着那些行人、车辆的痕迹继续向西,就是汉函谷关遗址了。历史上的函谷关有三处,秦函谷关、汉函谷关和魏函谷关。公元前114年的冬天,楼船将军杨仆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将位于灵宝县的秦函谷关东迁三百里至他的家乡新安,史称汉函谷关,又称汉关。两千年来,汉关历经几番毁坏与重修,历经风雨,历尽沧桑。

汉函谷关北侧修建有鸡鸣台,南侧修建有望气台。关前一片开阔,芳草萋萋。我们一行人走向关门,想象着两千多年前,一群客商或车拉、或马驮,将货物运出关外,一直向西……风烟滚滚,风沙漫漫,他们在历史的风烟里一路向西,走出了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出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登上汉函谷关,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西有奎楼山,东有八徒山,南有青龙山,北有凤凰山,四山环抱,山山青翠秀丽。因为刚下过雨,关南涧河奔腾,河桥如画。汉函谷关夹在两山一川中间,南北两侧有城墙,形成屏障,唯有通过关门,才可以出入此关。站在关上,俯视关下,我的眼前浮现出古战场的场景,身披铠甲的将军立马横刀关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00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亚五国正式启动了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汉函谷关也在其中。申遗7年,今年的6月22日,汉函谷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离开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汉函谷关笼罩在一片雨雾中。

愿经过岁月洗礼的汉函谷关更加雄伟。



## 蛰庐抒怀

□老鹰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水在伞上飞溅,在地上飞溅,在心中飞溅。秋雨是一个煽情的高手,总能让人思绪飞扬。

走进千唐志斋,心慢慢沉静下来。

漫步在古朴幽静的碎石路上,有种如入禅境的感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石屋,爬山虎的藤蔓密密匝匝地攀缘而上,却懂得不喧宾夺主,充满灵性地将房门对联和横匾“谁非过客”“花是主人”清晰呈现。

千唐志斋的创建者张钊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他一生戎马倥偬,官位显赫,晚年蛰居铁门镇。他虽为军人,但对金石情有独钟,委托朋友广搜墓志石刻,前后共搜集1500多块,在故宅花园“蛰庐”内建斋收藏,永留后世。后由王广庆命名,章炳麟题额为千唐志斋。千唐志斋所藏除唐代墓志石刻外,尚有西晋、北魏、隋、五代、宋、元、明、清的墓志石刻,上下纵横一千多年,犹如一部石刻的“千古奇书”。

绕过石屋,沿着小道进入墓志陈列室。这座豫西风格的青砖窑洞结构独特,穿梭其中,就像进了时光隧道。窑洞的走廊、廊柱、天井以及窑洞内壁都镶嵌着一方方墓志,让人目不暇接。

墓志意在传世,因此多仰名家动笔,其艺术价值不容忽视。书法字体涉及楷、篆、隶、行,四体兼备,或笔法稳健,或舒朗刚劲,书法与碑文相互辉映。

一方方厚重的墓志石刻,展现了千年风云变幻。墓志里有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有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有贫无立锥之地的平头百姓,有摇笔生珠、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有一笑千金、移步生香的妃子官人,冰冷的墓志石刻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故事,岁月流逝,墓志的主人早已化为白骨,化为尘土。机缘巧合,造化弄人,谁曾料到,不同时期的这些人,不分卑贱地穿越时光隧道,以墓志石刻的形式相聚在一起。

是的,谁非过客?花是主人。即使是张钊先生,倾晚年之精力,修百亩园林,集千方石刻,有蛰庐以藏身,有墨香以清心,百年之后,他也不过是个过客。

指缝太宽,时光太瘦,富贵也好贫贱也罢,终不过尘归尘,土归土,是非长短任由后人评说。

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t9461@163.com